

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授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丘著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斫之因擊殺首領去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踞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二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

魏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夜持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曩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募兵自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嘗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嘗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

魏遂與在禮合謀莊王... 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
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
京師在禮已秉旌節罷歸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
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曰富貴能與我乎不然禍起
坐中在禮懼處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
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
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
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
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衣之賜以金帶
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
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及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王至

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
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據守得勢
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
後為公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
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
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
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前以
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
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
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擢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
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
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及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曰

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顧臺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
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
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
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
里東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中有
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恠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
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
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月由是
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
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元年秋一作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子沐騫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其哉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列其地封
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
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陣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
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荷其其歟豈非名器之
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古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
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倥倥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
極也遂至於此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
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十年天下之人視其
上易君代國如更戎長世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

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子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劔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頒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以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子會漢與遂秉旌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爲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宋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死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保定人常保以避劫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原夫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事因表以爲游亦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啻命卒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臣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大師

五代史記卷第卅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三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正安盛晉綴傳海校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
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
相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
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巖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
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
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
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遣郭
從義討趙思縱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
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臨闕以

五代史記卷第卅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三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正安盛晉綴傳海校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
事梁節度使張鈞唐莊宗已下魏博鈞奔相州走歸京師
相庸使趙巖過鈞家鈞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
方用事鈞因以峻遺巖巖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
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
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
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遣郭
從義討趙思縱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
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臨闕以

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且從事別遣陳思謙康延沼自烏鎮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程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云劉晏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若君待爾是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宜宜輕舉而與之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

還言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而華間峻語遂自提其已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防峻言謂其屬曰蒙防晉絳之險也豈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 全厚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晏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 衆生營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一任凡所論議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輕 漢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自是尤稱親仁海本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 稱親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指譏示為保薦居數日諸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慕容垂傳
慕容垂字敬文 鮮于慕容廆之子也 廆嘗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遂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知峻曰軍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遂從之學士陳向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奏曰峻意不然請陛下敷言為萬若將學則峻必出矣太祖前勅從之峻聞太祖且乘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于其厚太祖於內圍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宇不少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重宰相又求無須平慮已受命斬且鎮又請借左藏庫錢萬貫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

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則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殺婢僕自答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

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元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大中其賊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武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以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未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後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夕殷來朝殷握柄職當整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

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
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
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
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
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
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
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
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
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少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祖

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
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
家而敵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
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和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
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
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
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
城保者皆潰初和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傳以兵援環未
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虜傳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虜傳遂
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取守百餘
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取守百餘
日然後克之而環不吝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

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
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
征本喜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
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呂隆卒教之
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
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烈子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
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宗世宗待環死無疑已而景將許文
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
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
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孝
關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
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千餘遷本州團練
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
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從鎮武勝即拜從阮子
德晟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
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第五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進交盛高瀛傳本考校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曾兒莊宗讀書曾兒常侍
 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斯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
 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
 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
 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
 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
 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動輒與伶人景進相
 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
 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
 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祠察明宗動

五代史記

卷五十一

七

五代史記第五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進交盛昌濂澤舟校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曾兒莊宗讀書曾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斯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動輒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祠察明宗動

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
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
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陳宣仁門外以俟焉郭從謙作亂由
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
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
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
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
月明宗詔辛亦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
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
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
城洋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

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
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
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
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反讓其僮
奴以友讓故比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
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
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
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
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

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尤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許不肯出抵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劔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燕留之獲其外者覆以鐵籠以多之或到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獲成都其踈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又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故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原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實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遜率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遜孝款於莊宗者
延光輒自請行乃懷遜孝蠟丸書函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
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
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
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
使明宗行幸汴州至策陽朱守殷友延光曰守殷反迹始
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
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
五百負晷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

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怯戰殺
傷其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
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
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閒
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
梁家戰河上馬緣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
五七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悉卒
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
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邊
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
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緩銀二州之人皆
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

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疑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疑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訶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者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路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大廷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去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贊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

具誅明宗弟路王反殺敗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遂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制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置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重溫其僑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亦悉殺溫其家族之一穴

而取其家貲鉅萬計置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
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
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成邏者
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
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拒黎
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
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擗扇酣歌
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
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
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
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
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
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等表
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
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
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遺宗
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順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
祖亦悔愜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
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日來朝因獻請老
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
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昌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
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
歲時宴見宮中相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鎮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揚光遠留守河南五尺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住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孥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甚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豈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勸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子獲其流尸于繆家

難言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椁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背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背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洵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洵附之從賓敗彥洵奔于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其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

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皆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義而遂以天壤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
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
祖亦安焉不以為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習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
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
世不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為絳隄二州刺史北面水
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英子婦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繼英延沼兄弟

許許心常然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濟延家

寡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裴從簡以延

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樹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温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

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諸延沼兄

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巡
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
以為不可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
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
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
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
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
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
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傷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
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
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
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

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劫大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
重榮憤然以謂訓中國以尊夷狄因已服之民而充無厭
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謂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
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足時吐渾白氏
役屬劫舟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
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以
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
索并鎮忻代山公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
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謀民種裨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
殺指揮使費章誅之以及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五只家三
十只首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領
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贊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

策既備後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口軍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軍契必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元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復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賊家族類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七萬又據沁河党項山前後逸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劫舟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立告勞願治其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

賊來將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臨蕃將等本自動然多居富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辛艱報重榮曰前廿五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首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以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其母又以其母又以其母母卜之指其堂下燔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

鳳也畜之後暉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其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昆自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公之重榮嬰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鞞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公是冬大寒潰于鞞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磧門引官軍以入殺守賊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承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勸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黠從進已首異志，待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自黠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宮正，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辛艱，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勅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軍名敕授李建崇、鄧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人駭以為神，速復為野人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發，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劫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安吏事，明宗時為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工都於中山，得

契丹大將則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
求則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則刺
等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
事歸之豈五利也明宗曰善人重盟誓臣與吾好豈相負
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則刺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
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御契丹於靈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
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
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
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
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
爾食二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

曰懼不覺言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
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
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惛惛之
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
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
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
使父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
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異其子
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寵無比
樞密使葉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
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
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

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
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虜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
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
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
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
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
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
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
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
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
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
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舉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怒爭之契丹大
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城亦
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
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
光曰皇帝恨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
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
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王濤親
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
信承祚皆詣關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
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
敕李守貞使宣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
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子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

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
丹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感晉
使人召承勲至京師責其劫公傷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
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
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
雷擊折之阿澄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光
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
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是也人為之語
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及
漢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民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

法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晉陵 雜傳四十

宋欽陽脩撰徐無黨注月正定高毅傳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宥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晉陵 雜傳四十

宋欽陽脩撰徐無黨注月正定高毅傳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宥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

鎮州悉取府庫之積交重榮之貨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泚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地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付彥卿張彥澤等因天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乎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欽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真能止即拜重威為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而軍儲乃錄以聞給給粟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季翰

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饑劉彥昂以秣馬牛重威兵行左遼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季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步濬沁河而軍備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日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事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

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
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大傳契丹犯京師
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
市人隨而詬之重威浼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
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嘗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
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平契丹笑而免之遣還
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為別漢
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
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
詔書及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
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
高祖悉誅於繁臺其甚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
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
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
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屠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
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
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大師守太傅兼中書
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
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
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璩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
禁支裂踏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
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季於安州以
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揚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

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谷以
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
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須泰寧軍節度使
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符名姬
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匿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
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
急樞密使孫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
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
貞悉以黥茶染米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
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切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
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公約京師之中出帝臨幸燕錫恩
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幸澶州社重威為北面招

許使守貞為都監嘗言素願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
行營所至居民焚掠一空耘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
賜資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嘗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
不下二十萬由此晉之公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
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
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歸時晉兵為應而契丹高年翰亦詐以
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即社重威率騎兵應之初晉大臣皆
以重威不忠有然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滿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弋甲金
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
國者乎守貞謝曰臣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

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
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守貞為司
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
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勅杜重威死守貞懇不
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多亂而門下僧摠
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
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
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而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
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
與思綰遣人推于貞為秦王于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
間以蠟丸書遺高祖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鄧威率禁兵將文珂等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津衝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
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廷出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
貞是時馬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慨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
悟謀以遲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閉
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其城
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士三四如此
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

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楊倫問以齊不撥
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齊
矣守貞以為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
命者中其掌引弓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然無以自負
及城破守貞與妻之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
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大原彥澤為
人驍悍殘忍自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
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
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志光拜鎮國軍節度使
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辱之于逃至齊
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妻書

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
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
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
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
行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
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
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
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
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
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元昭書國珍尚書
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
殺式之冤皆不肯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

許其不死壽屬聲曰彥澤罪若可宥悉光鐵券何在高祖
怒起去壽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第守貞子
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
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
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
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
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
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
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其軍中大懼彥澤以
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上宜待風回乃
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樂元福獨留謂彥澤曰
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

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數日
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遜公開運三年
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
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秦州斬首二千級重
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
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
州彥澤為先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
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
降契丹彥澤亦降取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
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橋夜渡壬申夜五
鼓自封立門斬關而入有負官中人發中帝以劍擁後宮
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

與皇太后書入及滅火太后都數捨建備全宿衛寬仁門
登樓覘賊彥澤年而下之諸門皆成空澤率領兵明德樓前
遣傅往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
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
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
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
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取
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
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
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
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
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

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濤實而不免不若
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
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
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迨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
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羅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續自
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首領皇子悉賂母楚國
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
劫取之彥澤與開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
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鑿之高勳亦自訴於
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聞彥澤當誅否百官皆
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
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縲絏哭隨而監官以杖朴之彥澤

兔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脰出錢然後用刑戮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燻其肉而食之

嗚呼豈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搗裂蹈踐斯湏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比首在北而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五代史記第五十三

雜傳四十一

宋歐陽脩撰無黨注通鑑高麗傳漢舟校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明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其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所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